

丑陋的 法国人

[法] 阿兰·佩尔菲特 著

刘永健 译

6.562

CHOU LOU DE FA GUO REN

丑陋的法国人

[法]阿兰·佩尔菲特 著

刘永健 译

花城出版社

丑陋的法国人

〔法〕阿兰·佩尔菲特 著

刘永健 译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插页 140,000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520册

ISBN 7-5360-0235-1/I·221

定价：2.50元

序 言

我们的私生子

心态包袱——经济和民主的奇怪障碍——
布雷区——盲点——无意识追溯远古——爵士
乐手——陋习觅源的经历

世上无任何民族把本身的灾祸，视同
其合法孩子。

——保尔·瓦莱里

在其儿女们看来，法兰西忽而为创造世界未来的生生不息的民族，忽而为困倦衰老的国度，妄自尊大，对往昔的荣光伟业沮丧失望。倘若那些踌躇满志的幻梦并未从法兰西泯灭，为何如此这般愁肠满怀呢？

常言道，这些法国人比其他民族更难于统治，是他们打破了揭竿造反、推翻旧制度、同室操戈、共遭灾祸的纪录；同样，也是他们既俯首贴耳于人治，向当局大献殷勤（但每每失望），又目无自己的国家，仿佛没有这个让人讨厌的监护

人，便无法生存下去。

就是这个法国，在上个世纪初，还是天下头号强国，今日却名落孙山，停滞不前；还是这个法国，尽管近来取得不少进步，但在维持其平衡地位和跟上其他蓬勃发展国家之趋势而实现自身现代化方面，可谓举步维艰。

心 态 包 袱

笔者在悉心观察我们的困难，似乎发觉这些困难皆有心理和社会原因，抑或诸位若更为喜欢的话，可以认为它们是不是心态的障碍呢？正因如此，法国人不敢正视外界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自有主张，将问题扔给其生存的现实世界。

为何英国轻而易举就实现工业化了呢？史蒂斯答曰：“因为英国有煤。”为什么法国略逊一筹呢？“因为法国是一个贫煤国。”然而，日本为什么那么迅速就实现工业化了呢？另一些教科书解释曰：日本人要支付自己所缺乏的进口煤，当然得拼命出口制成品……

经济和民主的奇怪障碍

时至今日，我们究竟该如何遵循深刻影响我们世界观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唯物主义呢？诸位不妨观察观察加尔各答和孟买的街头巷尾，眼见印度饥民饿死在神牛像旁，还能指望

这个国家繁荣昌盛吗？在斋月还要穆斯林教徒去求生产效率吗？非洲的一些领导人扪心自问，究竟如何引导土著工人搞经济起飞呢？他们挣的钱够买一辆梦寐以求的自行车或一把雨伞，就不去上班了。在盛行等级制和搞小集团的社会，西方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民主能正常发挥作用而不发生碰撞吗？我们世世代代的积习难改，这包袱相当沉重，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为什么这些积习偏偏压在了我们这个所谓古风犹存的国度上呢？为什么一个社会的非物质的显著特点，诸如宗教、市俗成见、迷信、图腾崇拜、行为动机，对当局的态度、对历史的反思、个体和群体的道德观、教育程度及其产生的价值观，凡此种种都不曾改变人民的气质及其文明的发展进程，乃至更为物质化的领域（投资、生产和贸易以及增长的百分率）呢？经济究竟是不是不仅局限于原始积累（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和生产关系，而是假定需要有益于经济的心态呢？民主究竟是否不光囿于某些制度，而是渴望有一种让这些制度发挥作用的公众精神呢？在法国，这些文化因素的影响究竟是不是我们经济落后、社会矛盾重重和政治危机的原因呢？当然，这些原因不是唯一的，但却是决定性的。

因果如此混淆不清，倘若认为仅靠一条线索便能理清一团乱麻，注定白费劲。历史并非为线性发展，不应该孤立看某一种因素而试图解释所有。然而，在发展变化的诸多因素中，强调我们那天真的唯物主义所忽视的因素的重要性，似

乎大有益处，这就是人类精神。另外，思考思考什么东西为当务之急是不是有过头之嫌呢？而什么东西又完全靠我们大家去动手呢？

布 雷 区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安德烈·西格弗利德早在二十五年前就提出几个设想，我这里引将出来，深恐冒犯，诸位不妨一读。

他说：“我思你们大家所思。目前有关我们社会和经济的恶性运转的最新解释仍停留在我们本身的范围，不过，你们要当心！你们走进了一块布雷区。人民心理状态的声誉并不好听，对心态的研究由于心态本身而夭折。这种研究中含有种族主义成分，德国的《大众心理学》给人留下讨厌的回忆。大家都犯了禁，由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演绎出了事实上人人一样。大家都害怕与众不同，这恰恰使不平等合法化。不管怎么样，横竖要揭那些已患心态低劣病的人的短，现在可能有点棘手。”

在黑眼镜框后面，他的目光闪烁，又道：

“姑且让我们认为，我们的失误恰恰触及了我们的五脏六腑，这既让人泄气又叫人屈辱。对于一个落后民族，说自己贫穷和不发达是因为地理原由，是因为风不调雨不顺，是因为丑陋的帝国主义，这确实显得更为舒心解气。可那些先进发达的国家也喜欢装出这般模样，说自己也是一样。”

我们法国人较之于许多不发达民族是先进些，然而，不发达却是与更先进比较而成的。我们虚伪，一会儿善好施舍，一会自私自利。反正是虚伪，要不然可以说成是一种防卫的天性？

他又说：“另外，如果你去那些遥远的国度，如巴西或伊朗，去寻找楷模，这倒……。但如果你到法国来找，你会迷失方向！法国人自有其固定体验，他们认为自己的经验绝对没错；一经他们解释，你的种种让他们放弃的企图都是枉然。他们最为敏感，如若你稍微对法国严厉点，他们就视你为虐待狂；如若你宽容些，他们便指责你是沙文主义。你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并且，你向法国人请教，他们又会似你一样。一位医生，无论其医道如何高明，是医治不了其亲身母亲的病的。”

打这以后，我时常掂量这些提醒中的警言妙意。某国一位游客从远方归来，他在公众眼中就有从月球归来的宇航员一样的权威性。他发表的演说不会打搅任何人，只有这个国家的专家对此有想法，因为这不得大多数人的事。可是，五千万法国人就会产生五千万个有关法国的想法，一些相当短见的想法。要想向法国人谈一谈法国，如同向一位妻子谈其爱嫉妒的丈夫一样困难。并且，一位政客比任何人更难接纳他人：他热衷参加论战。他不能将自己的主张隐藏在大学教授的长袍下或波斯人的长裙之下。

安德烈·西格弗利德的确言之有理。但我并没听他的：我一直密切注视着揭开法国人之谜的轨道，就像人们从童年

就梦想的那样，沿北坡攀登峭壁。

请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和我们灵魂深处，寻找我们不幸的真正原由。此番莽撞言语，尚乞读者鉴谅。我觉得我有点妄自尊大，想引导法国人到一个尚待发现的国度去漫步，这个国度就是法国人的国度。但是，最知情者往往最不知情，这在我们看来……

盲 点

每个民族都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然而，这种民主中心主义的倾向有其截然相反的两种形式。

其一，在于抱怨他人与众不同，且视这种不同为无可弥补之事；接着，是容纳与众不同，并在某些方向对它推崇备至。英国人即是如此，时常嗟叹上帝的恩泽没将加莱海峡那边的人变成英国人，然而他们却让那边的人自有其风俗习尚，有其偏好。

其二，在于民族中心主义又起同化他人的作用。巴西的印第安人便是一例，人类学家昆特·安克尔在他们那儿小住一时，当他离开时，他们一想到他不忍心离开他们部落，忍不住热泪纵横。他们唯一的难忍之处其实是，能同他生活一时不枉今生今世。还有拉丁民族也是一样，他们认为，其他民族当然无福份分享我们的文化，但尚有希望，让他们模仿我们的文明，他们自然会文明起来。拉丁人汲取了其他民族大量不可忽视的长处，其最具说服力的理由是，既然他们都

是人，自有本身的长处和对待事物的标准和规范。T. E. 劳伦斯写过：“法国人拥有将法国人变为最完美人类的学说（与其说是教条，不如说是神秘的天赋）。于是，他们显而易见地认为，一个外国人永远不能企及他们的水准，但他一旦接近这些水准，就会伟大起来。”

那么，法国人究竟怎样才打算在其衰弱中认清自己受挫的道理呢？我们对自己一无所知，是由于我们拒绝正视自己，而这种态度完全是无意识的。眼科中把一种眼疾叫做盲点，患此症的目光只可辨认可视范围内的一部分东西，如同透过一根管子，只要能认清一条路就行了，何必作全景式的眺望呢？弗洛伊德指出，人的精神同样也患盲点：无意识不要我们看清自己及其周围世界，并同意识交流。无意识制约着我们的目光。

要审评自己可谓难上加难。人们是听不见自己的乡音的，也不在意自己语言的怪癖，嗅不出自己的气味。因为法国的弱点根深蒂固是法国人的，它们不可感知地属于法国人。

一个民族愿意对伤害自己的真理闻而不问宁可推说这些东西是过雨烟云会转瞬即逝，或事不凑巧，给撞上了。然而偶合必成定局，一沉睡便是三个世纪（除开偶尔有之的半分钟热情），这就是人们叫做的衰弱。十七世纪，正当邻国觉醒之时，而法兰西的生命力却在睡大觉。对这种原因，我们就是不去正视，并变本加厉地视而不见。我们就这样盲目下去，我们愿意盲目，现在自由社会的真正活力早已在我们的

竞争对手那里发扬光大，而我们满以为我们已是这样，甚至觉得还在前进，其实，我们从未真正体味个中奥秘。

无意识追溯远古

今人由衷地说：“岁月流逝，世态炎凉，管我等何事？我们要到2000年了，别去追溯远古之事！”讨厌的是，我们的理性一想到自由，我们的无意识偏偏爱去“追溯远古”。任何民族，包括所有个人都受童年的支配。社会组织、经济活动和政治斗争无不反映人的心态，并磨练着人的心态，因为世界上唯有心态的变化最为缓慢。

一个人的气质，即便在本原消失之后，仍然长久。塞古·杜内在几内亚同法国断交后，仍然从邻国运来法国香烟销售；西德人习惯抽保加利亚烟，尽管铁幕落下，仍未放弃此举。在日本，汽车靠左行，为何他们模仿英国人，而不模仿美国人呢？日本武士在小道上靠左行，以便在攻击时，右手能利索地抽刀……我们为什么吃鱼使用特殊餐具呢？因为鱼能氧化金属，被氧化的餐具会使鱼变味。十八世纪发明了银质餐具，许久以来，不锈钢餐具很有派场，但银餐具总是还放在饭桌上。工艺水平发展迅速，而风俗习惯丝毫不变。

爵士乐手

对于宗教战争和迫害新教徒、爵位和贵族头衔所赋予的

权力魔术、1789年大革命、红色恐怖、朱安党人和贵族逃亡、雾月十八和十二月二日、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国家一贯正确和禁令与命令，法国人本身定会永志不忘。

有人认为，爵士乐手老是奏出刺耳的尖音，会损害听力，让耳朵听疲乏，于是声音越提越高，让人受不了。这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要，因变成果，果成了因。这种顺序的成千上万次“恶性循环”造就了一个社会的生活。要改变现状，每每停滞不前，是因为碰到物理上的一个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根本无法改变丝毫。历史本身就是如此前进的。

比如，一些当选人既无经验但工作又超负荷，便要一些内行的官员以其名义作决定。但官员爱管实权，而当选人名声在外，浮于权力表面。他们彼此都对自己建立的这个系统的稳定感到满意，并且，这个系统越是养成痼习，越发不可触摸。世上无任何事比此暗中勾结更为保守了。他们的思维习惯和系统本身以及互相依赖最终形成一种有机平衡，但其中时而也有悲剧发生。

青少年和革命者认为，当今之问题与前人无关，前辈的教训不管我们的事。历史的迅速发展，势必冲击传统，“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只有忘记过去才产生这种错觉。要想不落入另一个相反的错觉（即什么也不曾变化），就去承认一个社会是其历史的产物，就去找到建立一种新秩序的愿望。历史从不曾中断，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发展变化和产生革命的方法。1789年7月14日是法国人的，如同1917年10月是俄国人的和文化

大革命是中国人的一样。透过这些曲折变化，形成了一种常见的相同文化模式。我们应该掂量掂量我们传统的份量，如果我们愿意清理出这些正在影响着我们习俗、思想和灵魂的变化他的话。

人类只有遵循其内在规律，才能把握自然。除非正视数千年的历史，才能逃脱历史的制约，这也是正视自身的另一种方法。越是对这几千年不屑一顾，越是自我封闭，因为历史会进行报复。如不首先认识历史的真面目，要看清现实的真象则无从谈起。

陋习觅源的经历

本书第一部在于叙述发现陋习的过程，因为我认为我们国家在患病。还在我童年之时，战争来临，我就开始担心。在科西嘉岛研究农村社会时，我就想弄清楚我的忧虑何在。后来偶然走上外交生涯，又常出访国外，便把各种类型的社会作了一番比较，我越发不安，因为我为之效劳的国家陷于困境之中。

第二部是“病态的社会结构”，在于剖析社会现象及其结构，还有社会的畸形和以后的变态，诸如分隔、僵化、堵塞、失调，尤其是法国社会的模式，即社会行政模式。

第三部是“病态的心态结构”，旨在深入考察我们的集体的不自觉状态。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是此起彼伏、呈波浪形。有些预感，都归结于命运这个玩意儿，这个玩意儿藏

在心灵深处，非人类的思想所能触及，就连我们自己做出的行动，也往往得出错误的解释。

弗洛依德说过，三岁男孩恋母恨父，这是真的，又不是真的。小孩并无意制订犯罪计划，不过是心中勾勒一出悲剧罢了。因为孩子把母亲当作猎物，把父亲当作牺牲品。当我谈及法国人，谈到自我批判、自我克制、自我禁忌之时，事情就是如此，决不是字字写真。可是，不去探究我们心态的最隐秘处，就触及不了法国的现实。

论及心态，做出肯定的结论，并非易事。不管怎么说，我希望我的一些探讨能引出批评和相左意见。有人说过，“在思想交锋时，宁学毋教。”

根据 Le Mal français

Livre de poche, Librairie Plon 1976 译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阿兰·佩尔菲特是法国著名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他谙熟法国国情，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法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进行剖析，列举了大量而生动的事实，揭示其制度的弊端，以及人生种种病态，旨在激发国民的责任感和奋发精神。

原著卷帙浩繁，本书只择译其中部分，于我们不无参考价值。

目 录

序 言 我们的私生子	1
------------------	---

第 一 部

丑陋积习之觅源

第一章 法国人之谜	3
第二章 病入膏肓	16
第三章 寻查病毒	29

第 二 部

病态的社会结构：

一个无限不负责任的社会

第一章 不负责任	37
第二章 偷梁换柱	54
第三章 恣意插手	71